

天的人知道他是男性，还是另有别的原因。但是宁白没有问，在宁眼里这是个人隐私，不需自己过问的绝不过问。

已是深秋，天越来越冷了，宁白的公司给机会出去看五花山，宁的工作成绩突出，老板很赏识，老板特别指示宁白可以带一个人，这个人无疑就是他了。

赏五花山他开始时并不热衷，因为他不喜欢山，如果是海他则当仁不让。他喜欢海，海的颜色让他喜欢得渗透骨髓。但一能和宁白在一起，他还是欣然前往，宁白是他的心头肉，是一生的最爱，比豆苗还让他喜欢。

样一说豆苗就有出处了，豆苗是他中学的同学，是他的初恋，那会儿他爱豆苗不亚于他这会儿爱宁白。

豆苗那会儿他十九岁，和豆苗最终未成眷属原因不在他，起来也是他永远的痛。是他的母亲百般不同意，嫌豆长得太高，比他生生高出半头。实际这也不是豆苗的病，是他长得太矮，但母亲不这么看，母亲爱护儿子，一点谁都不能颠覆。

QQ上挂着豆苗其实是他在寻找，这寻找旷日持久，认识宁白之前的五年就开始了。分手后，豆苗就随人一起消失了，去了哪里谁都说不清，这几乎扯了他的肠子，也让寻这个概念根植在他心

到豆苗他能做什么呢，他已有了宁。但是他就是忍不住自己，他在固执地寻找。他甚至企有一天，苗也能上

并一
能看到
QQ
她的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第二辑

我们爱狼



陈力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怎么会出事，怎么一个人入住在个女人的名字，是不想让和他
的人知道他是男性，还是另有别的原因，但是宁白没有问，在宁
白心里这是个人隐私，不需自己过问的绝不过问。
只是深秋，天越来越冷了，宁白的公司给机会出去看五花山，宁
白的工作成绩突出，老板很赏识，老板特别指示宁白可以带一个人，
一个人无疑就是他了

看五花山他开始时并不热衷，因为他不喜欢山，如果是海他即
当仁不让，他喜欢海，海的风浪让他喜欢得透透骨髓，但一
他和宁白在一起，他还是欣然前往，宁白是他的心头肉，是
一生的爱恋，比豆苗还让他喜欢。

找一找豆苗就有出处了，豆苗是他中学的同学，是他的初恋，
那会儿他爱豆苗不亚于他这会儿爱宁白，
那会儿他十九岁，和豆苗最终天各一方原因不在他
身上也是他永远的痛，是他的母亲百般不同意，嫌豆
苗长得太高，比他生生高出半头，实际这也不是豆苗的
错，是他长得太高，但母亲不这么看，母亲爱护儿子，
一点道都不能颠覆。

爱上杜色豆苗其实是他去寻找，这寻找旷日持久，
认识宁白之前的五年就
结束了，分手后，豆苗就随
她一起消失了，去了哪
里都说不清，以几乎扯
了他的脖子，也让他寻
这个概念根植在他心
里，
到豆苗他能做什
么，他已有了宁
白，但是他就是
不信任自己，他
在固执地寻
找，他甚至企
图有一天，
苗也能上
床，并一
能看到
豆苗的
身影。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陈力娇

我们爱狼



陈力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爱狼 / 陈力娇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5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634 - 8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9440 号

我们爱狼

陈力娇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刘 云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2

版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0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5500 - 0634 - 8

定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22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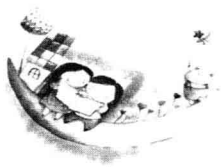


阿宠的春天	1
空谷足音	4
返航	7
扼住战争的人	10
阴险年代	13
七宗罪	16
取经	19
赝品	21
高墙	23
登山	26
饥饿的歌声	28
念想儿	30
通往天堂的路	32
匪歌	35
坚强的豆苗	38
败将	41

米桥的王国	44
休息地	46
顺序	48
不朽的情人	51
两根电线杆	54
你到底爱不爱我	57
七喜	59
思念	62
牵挂	64
回家	67
胜利	70
烛光	73
重任	76
轮回	79
讨伐	82
生死劫	84
夜下	87
神秘护送	89
精神	91
天上的星星你最亮	94
纪念	96
洗澡	99

支撑	101
清官	103
老婆你属于谁	106
家事	108
伙伴	110
勿忘守正	112
殒落	115
宅男	117
灾年	120
角瓜花	122
错杀	124
为什么不救我	127
术前告别	129
家园	131
情同手足	134
第九十九首爱情诗	136
爱人，你不能对他哭	139
心灵的窥视	141
营救	144
撤出重围	147
关口	150
热爱耳光	153

情囚	156
合唱	159
使者	162
宝葫芦	165
天若有情	168
年宝宝的啼哭	170
车衣服	173
爱你一生不变	176
绝地哺乳	179
拯救	182



阿宠的春天

阿宠出生不到半年，就被送到煤井下，从此过上了暗淡无光的日子。

阿别很心疼阿宠，每天喂它草料时，都忘不了给它多兑些苞谷。阿别说，阿宠呀，虽说你叫阿宠，可是没人真正宠你呀，你知道你到井下意味着啥吗？就是你到死都得呆在这八百米深处呀。

阿宠像能听懂阿别的话，它抬头看了看阿宠，不吃了，把头别到了食槽的这一方，眼里含着泪。那根拴在它脖颈的绳子，被它拉得直直的，像根棍儿，支在它和食槽之间，再也弹不回来了。

阿别就明白，阿宠是上火了。

上火的阿宠，任阿别再喂它什么都不会去吃了。

阿别知道了阿宠的脾气，从此不和阿宠说这样败兴的话了，他换了一种语气，像哄孩子一样对阿宠说，阿宠呀，你多幸福呀，有我陪着你，哪里找这样的好事呀，我要能再活十年，到时我们一起走呵，走呵，就不再回来了。

阿宠听了这话，果真不再耍脾气了，把它毛茸茸的头贴在阿别怀里，不住地拱动，还伸出舌头，去舔阿别苍老的胸脯。阿宠是一匹雪青马，皮毛白色重，青色少，像柔软的青白绸缎，均匀地披在它的身上。由于这一身好辨认的皮毛，它的命运注定在井下一生劳作。

但是这一天，阿宠瞎了。

终日不见阳光，阿宠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阿别劝阿宠道，你别当回事呵，有眼没眼对你一样，你只负责拉车，我为你看路，我不会把你往坏道上领呀。阿宠唯有这一次没听阿别的，它躁动起来，嘶鸣起来。阿别的话音刚落，阿宠一个跳跃挣脱了缰绳，沿着它熟悉的巷道，一路狂奔。

阿宠毛了！阿宠不听话了！阿宠为自己的眼睛痛苦了！矿工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嘻嘻哈哈去追，他们追了一个巷道又一个巷道，阿宠却仿佛和他们



赛跑一样，在晕黄的灯光下灵便地时隐时现。其实阿宠的眼睛早在两个月前就模模糊糊了。

后面的人继续追着，呼啦啦几十号矿工，都是身强体壮，有井下工作经验的，可是任谁也追不上阿宠。五分钟后，阿宠自己停了下来。阿宠刚停下，矿工们就傻了眼了，在他们刚才干活儿的地方，传来轰隆一声闷响，像海浪拍打礁石，直滚到他们脚下。

塌方了!!!

矿工们怔住了，愣愣地盯着战栗不已的阿宠，心哆嗦了。忽然有人大喊，阿宠呀，你如亲爹娘呵，家里还有老小呢，不然这会儿我们就成煤下鬼了！这话是阿别喊出的，阿别老泪纵横，他的话，让巷道里顿时叹息四起。

连阿宠在内，五十条生命保住了；但是连阿宠在内，五十条生命也濒临死亡。没有粮食了，没有水了，阿宠也没草料了，更没有苞谷了。可是细心的阿别发现，巷道里有空气，因为他们并没感到窒息，却不知风从哪里来。

阿别吩咐矿工们找风源，有了风源就可能找到出口。

五个人开始行动了，阿别没让所有人一起行动，他想让大家保存体力，他们在井下还不知要呆多少天呢。有人往外打手机，但是信号不好。阿别就让所有人都把手机关了，节省电源，只留一部精良的随时与外面联络。子夜十分，一个叫阿炯的矿工终于和救援队伍联系上了。外面说，他们正在积极想办法，确定方位，让他们坚持住。这话就是说，活命的希望还很渺茫。

大家在巷道里坐了下来，阿宠也趴下了，阿别像守护神一样守护着它。大家心里七上八下。找风源的人一出去就迷路了，到了晚上才摸回来。他们告诉阿别，这是一个老巷道，一时摸不清它通向哪里，如果当时阿宠把他们引向别处，一定会比这好找到出口。

阿别一听不高兴了，把头扭过去，不理说话的人，却把阿宠搂得更紧了。

夜晚来临，人们相继睡去，可是睡下不久，就都激灵醒来，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一晃，两天过去，救援没有进展，希望像撕破的纸屑，一点点飘落。许多人饿晕了，支撑不住了，已经有人把目光一次次集聚在阿宠身上。阿别明白大家怎样想的，但是那是他拼老命也不会让他们做的。

人们理解阿别的心思，没人率先行动，这让阿别很是慰藉。可是到了第五天，人们实在熬不下去了，眼冒金花，奄奄一息。阿别与阿宠商量，他说，阿宠呀，眼睁睁看着这么多人死去吗？阿宠没有应答，它也饿得虚脱了几次，没有力气回应主人的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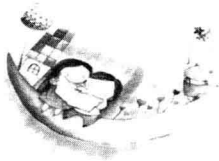


翌日清晨，饥饿如恶魔又一次降临。矿工们只剩下活命的欲望了。有一个人忍无可忍，手握尖刀爬到阿宠身旁，他面目狰狞，满眼贪光，可是他很快发现，不用他再费劲了，阿宠已为他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

在一个煤坑边，阿宠的一条腿搭在坑沿上，嘴巴上有黏黏的未干的血痕，显然是阿宠自己咬断了大动脉，血像个小喷泉，汩汩地流淌，热气正温温的袅袅的向上盘旋。

那边，阿别的泪，把眼睛都灌满了。





空谷足音

老县长退休后，人就哪也不去了，顶多在小区里练练太极拳。再就是在家拉拉二胡。这天老县长的《二泉映月》刚起个头儿，米佳的电话就像一只老鹰，扑棱棱长驱直入。

米佳说，老爷子，你快过来吧，你孙子坐在我店里不走了，硬说员工把他的衣服熨糊了，我说给他补偿他都不干，顾客都让他堵在外面，你说我这买卖还怎么做？

米佳和老县长住一个小区，开了家洗衣店。米佳在位时官做得不比老县长差，眼看着要提职了却出了问题，接了别人送的一尊小金佛。

由于承认错误态度好，又有严重的糖尿病，物品上缴后，就退养回家开了个洗衣店，人手都是雇的，生意倒也兴隆。

老县长来到洗衣店，一眼看到孙子跷着二郎腿，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看报纸呢，大有不获全胜不收兵的架势。

老县长刚想板下脸来训斥，楼上下来一个人，声音像发过醇的老面，酸酸地糊过来：哎呀是您老啊，怠慢了，倒是叫我一声呀，我好为您泡上好的安溪铁观音啊！

老县长不用抬头，就被这热情感染了，人顿时高兴起来，常青藤见了树条一般瞬间盘了上去：小米子呀，你可是没少长进呀，当年工作就是把手儿，现在也不凡啊，自己开店，深入百姓嘛。

他们说说笑笑一起上了楼。

老县长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上下打量宫殿般的屋子，老县长说，小米子啊，你这装修够级别呀，三星级不止啊。米佳说，哪里呀，我是想让自己快乐，我喜欢装饰，您老忘了，我还在您的办公室放过曼陀螺呢。老县长说，怎么不记得，你的绿油油的曼陀螺，我一闻就过敏，不得不让秘书搬出去。



米佳给老县长倒茶，老县长坐在沙发上。他年岁大了，坐在沙发上窝疼慌，茶水摆在他面前时，老县长忽然改了主意，他说，我不坐这里，我要坐到你的书房去，还是书房踏实。米佳只好扶起他，一起去书房。

一进门，老县长直奔写字桌，老县长坐在桌前，环顾四周，立马眼睛就直了。小米子呀，你真神了，还是你会过日子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米佳摸不着头脑，她心里想着怎么处理他孙子的事呢，他的孙子要是这样闹下去，她每天纯利润就得损失三百元。

米佳问，您指什么？老县长说，办公室啊，你这不就是你当年的办公室吗？一模一样啊，你看这桌子，这电脑，这墙上的字画，这两盆子花，叫什么来着？米佳忙说，泰国黑金刚，发财树，都是木本的。对对对，老县长笑起来，木本的，你最喜欢木本的，还有你的红拖鞋，也是木头的，上班时你常常在屋里偷穿，有一次我在会上把你批评了，你哭着和我闹情绪，三天没理我。

老县长陶醉地说着，米佳的脸色却有了变化，她想起她昔日的日子，副县长，大好的光景，再一跃就成县长了，可是偏偏在那当口出了事。老县长没注意她的反应，老县长还在沉浸中，他摸着桌上的两面小红旗桌标，喜上眉梢，完全回到过去的时光，忽而发现米佳还站在自己身旁，像想起了什么，说，小米子，你那会儿可不敢离我这么近啊，你都是在桌前站着，或者就坐在那排小沙发的头一个座，就像一株昙花，你一来呀，满屋子都亮堂堂。

老县长沾沾自喜，把比喻都弄错了，用了昙花，忘记了那正是米佳的命运，却浑然不觉，他的思路，正点点滴滴徜徉在从前的路上。老县长说，那会儿呀，我们对工作呀，就像对待一场场战役一样，来一个，攻破一个，又来一个，又攻破一个，来多少我们都不惧怕，一个一个的，如同虎口里拔牙。

老县长的目光依旧不停地寻隙着，他看到一只笔筒里插着好几只笔，恍惚间以为是过去，抽出来大笔一挥，龙飞凤舞地写下“同意”，交给米佳。却发现米佳眼里有亮闪闪的泪，就说，小米子，你哭什么？不是我害怕和你授受不亲啊，也不是我不喜欢你呀，你想，我们如果走到一起，多少人盯着我们呢，全机关“文武百官”，一个比一个眼尖，谁还能服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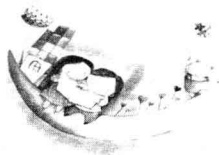
米佳知道老县长是时空颠倒了，脸红了一下，由着他说，而心里，却是打倒的五味瓶各般滋味。老县长说，要想当好官，儿女情长要控制，小金佛更要控制，你和我比，这方面就差一些了。



米佳说，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提醒我不要那个小金佛？老县长说，提醒了，那天下班天下着雨，我让你和我一起走，你不干，偏要说自己再坐一会儿，我没办法，只好由你，其实我知道你是在等人给你送贵重礼物。米佳想起来了，那天，她一个人坐到五点半，之后一个电话进来，她顶雨进了一辆宝马。那天她高兴极了，一个亮闪闪的小金佛看着她开怀大笑。

老县长还在像孩子一样，乐陶陶在纸上设计着“宏伟蓝图”，米佳看到，他这回不写“同意”两个字了，而是改成：人民不需要我们那样!!!!!!

后面放着一大把花束般的惊叹号，孙子的事，全然忘在了脑后。



返航

马兵进了包厢，看都没看母亲一眼，倒头就睡。

母亲这会儿是他的仇人，把他从恋人身边抢回，如果用生吞活剥形容马兵的心情，马兵恨母亲的劲头，也正是这四个字。

马兵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能娶比他大六岁的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和有钱的女老板结婚，他从小就没钱，他做梦都想有钱，可是母亲却像虎一样生生横在他前面。

包厢是女老板给定的豪华包厢，火车匀速前进，母亲第一次住这么高档的铺位，禁不住喜滋滋的，而马兵看到母亲的表情，差点怒吼出：乡巴佬！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你吗？

母亲知道儿子气大，把眼睛移向窗外，其实她什么也没看到，她在想儿子的事，儿子怎么会喜欢比他大的女人呢，那哪是找媳妇，分明是找妈。她知道儿子喜欢钱，可是钱再好，也不能卖自己啊，也不能有辱门风啊。

包厢里一共四个人，另两个已入睡，马兵重新把头埋在被子里，他已泪流满面，他暗下决心，把母亲送回家后，他还要回到“她”的身边，他就是死，也要和她死在一起。

夜向最深处滑行，四个人都沉入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马兵被一个人的下床声惊醒，那个人先把脚落在他的床沿上，然后一用力跳了下来，听他的急切样，是去洗手间。这个人走出门后，马兵睁开眼，并且很惊奇，他是被一种声音吸引，一种像摆扑克牌一样的声音，从对面的中铺直逼他的耳鼓。

过道的灯光射过来，马兵看到了，一个人动作慌慌的，正从腿上放着的箱子往出倒动东西。他勾着头，顶铺让他直不起腰，他就那么艰难地弯着腰把箱子里的东西清空。



接着他迅速跳下床，急急地来到马兵铺前，没经马兵允许，就把一个大包塞在马兵的被下，然后悄声对马兵说，我被盯梢了，你帮帮我，我引开他们后，你把这个交给乘警，记住，一定是乘警，不是乘务员。那人的呼吸像一张热饼急急地贴过来，马兵不敢回答，也不敢起身，事情太突然了，不像是真的，会不会有诈。没容马兵多想，那个人又猫一样无声地窜回到自己的铺位。

母亲被惊醒，这个人的话她听到了，母亲说，你得帮啊马兵，救命的事哪能不帮？

这当儿，脚步声响过来，去厕所的人回来了，他进了包厢，拿起小桌上的矿泉水，咕嘟咕嘟喝了半瓶，抹抹嘴，上床继续睡。

一小时后，天亮了，列车到了一个小站，先是那个像猫一样的人收拾行李下车，然后是另一个人像狼一样一跃而起，紧随其后，马兵看到，除了他们俩，门口不远处的弹簧凳上坐着的两个人，也跟着下了车。

马兵出了一身的冷汗。用手触触那个包，硬硬的还在，马兵哆嗦起来。

母亲也很紧张，她在等着马兵的态度，终于马兵苦着惨白的脸说，妈，我们倒霉了。马兵带着哭腔：包里都是钱，这年头哪有带钱上车的，都带卡，我们倒大霉了。

马兵的话就像炸子开花，一下子说了几种可能，把母亲的思绪引向千千万万，难道钱是假的？难道想以假赖真？难道是女老板的圈套？难道……众多的难道像一捆绳索，把马兵和母亲捆得严严实实。

母亲比马兵镇定些，她年轻时当过妇女队长，领着妇女开过山造过渠，是战胜过难以想象困难的人，她刚想把自己的对策和儿子说，包厢外又有两个人进来了，来人很不友善，一进来眼睛就在他们身上巡来睃去。

这时就听母亲像被火炉烫了似的，哎呀一声叫起来：我的钱包，我的钱包不见了，没了钱，我拿什么吃饭呀？！母亲的手来回回在自己身上乱摸着，焦急得都要哭出来了。

马兵会意，马上接过母亲的话茬：找乘警啊，乘警会管你的，乘警找不到钱，也会送你回家！说着拉起母亲，冲到包厢外大喊大嚷：这是什么火车呀？到处都是小偷，生生地就把钱包给偷走了！站在过道上的人都给他俩让路，已经有乘警闻声赶来……

乘警把他们带进警务室，把包打开时，他们看到里面齐刷刷三大摞百元大钞，三十万。经验证，全是真货。马兵和母亲立了大功，乘警表扬了他们，